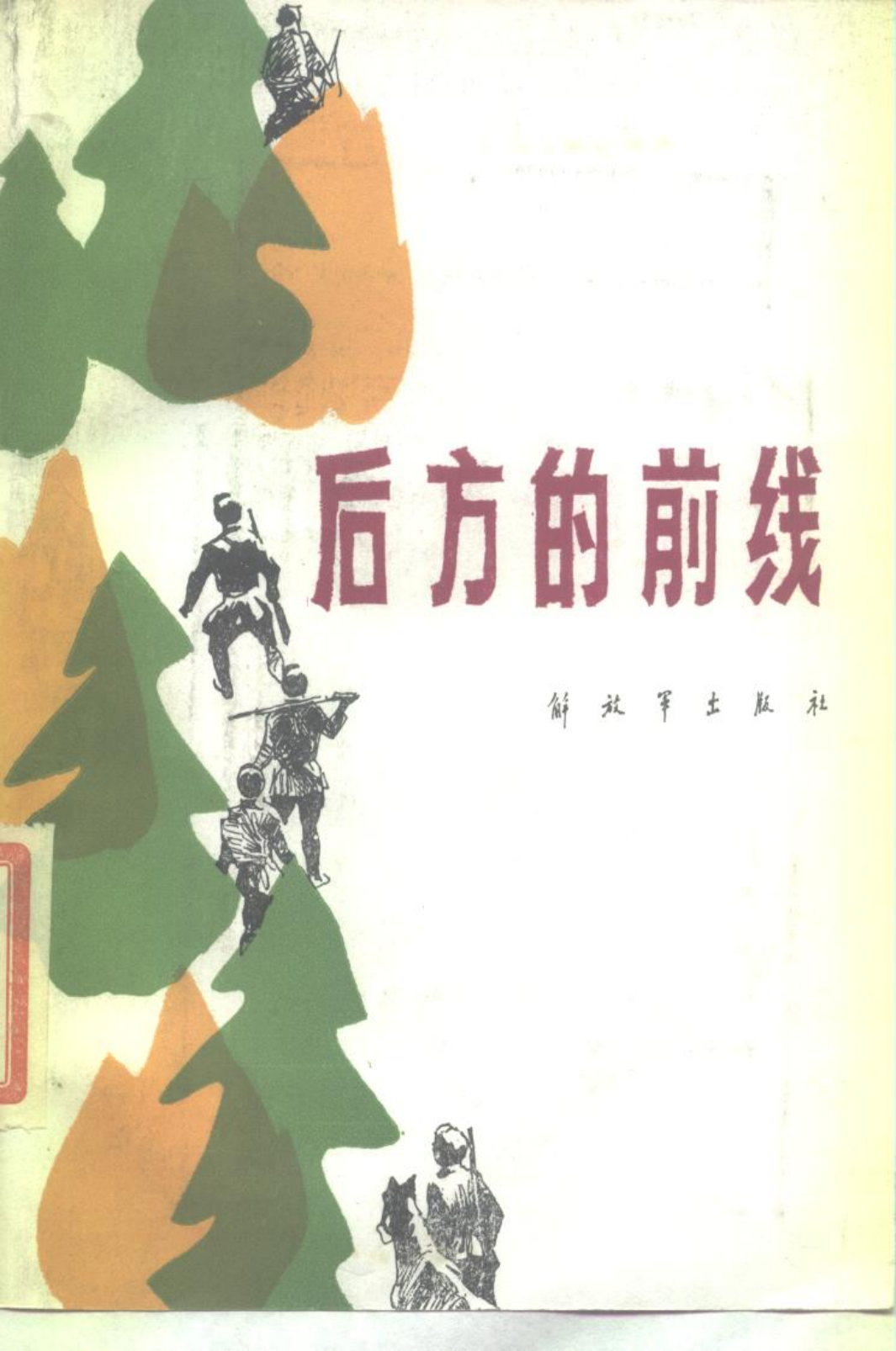




后方的前线

解放军出版社

后方的前线

贺晋年 刘转连等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2054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072054

后方的前线

贺晋年 刘转连等 著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10.75印张·226千字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0

统一书号：10185·119 定价：1.90元

序

伍修权

收进这本集子里的三十几篇回忆东北剿匪斗争的文章，都是当年亲历过这场斗争的指战员们撰写的。

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我一直在东北工作，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虽未曾直接地参加过剿匪作战，但对本书中记述的那些波澜壮阔、英勇卓绝的斗争生活，大都是比较熟悉的。

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即同我党展开了争夺东北的斗争。蒋介石一面在美国支援下，从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运兵；一面大量收编伪满的军、警、宪、特和地主土匪武装，作为向我大举进攻的“地下军”、“先遣军”、“挺进军”。这些被他们收编加委的政治土匪，总数达九万余众，是国民党在东北所依靠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到处杀害我干部，摧毁我政权，破坏交通，占我县城，烧杀抢掠，涂炭人民，是我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严重障碍和祸患。如果不把这些流窜于我后方的反动武装剿除净尽，农民就发动不起来，根据地也不可能得到安稳，在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党我军必将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特别是部分主力分赴各地之后，立即展开了剿匪斗争。据陈云同志为北满分局起草的关于

《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的报告中记载，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三月中旬，我军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克服了二十二个县城，剿匪大胜”。至同年四月下旬，北满五省除合江省之同江、宝清尚被土匪占据外，龙江、嫩江、松江、牡丹江等省的县城已均为我们解放。时隔不久，我军主动撤出四平、长春等地，那些遭我打击已偃旗息鼓或化整为零，潜伏于我北满、西满、东满各地的土匪，又重新集结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大肆骚扰和破坏我已初步创立起来的根据地。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同年六月，作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总结前一段剿匪经验教训，具体划分剿匪区域和兵力部署，强调“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七月，东北局在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更明确地提出：“为了迅速有效地创造地区广大的根据地，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当地的地方武装，采取积极行动，肃清政治土匪。”此后，至一九四七年五月止，我参加剿匪的主力部队与各地地方武装相配合，采取“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经过从重点剿灭大股土匪，到进剿小股流窜土匪，到彻底歼灭各地散匪等几个阶段的作战，终于将这些麋集于我后方的政治土匪基本肃清，整个东北境内，除已编入国民党部队者外，其余全部被我消灭，先后共计歼匪七万九千多人。

剿匪斗争的胜利，证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英明和正确。陈云同志在论述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把动用主力部队

进行剿匪，列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剿匪斗争的胜利，消除了蔽伏于我战略后方的一大隐患，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农民为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和敌伪残余势力的斗争热情，保障和促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广大农民的发动，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又为赢得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可靠的保证。

星转斗移，在东北山川大地上进行过的那场剿匪斗争，如今已过去了三十多个春秋。从当年深山老林剿匪战场上走过来的老同志们，有的已年逾花甲，有的已寿过古稀。今天，他们“余热生辉”，把这段生动的史实撰写出来并编印成书，这对于纪念那些在剿匪作战中牺牲了的战友们，对于激励当代的人们为四化作贡献，对于教育我们的后世子孙，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在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作为曾在东北工作过的一名老战士，应编者之约，写下了上面一些话。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伍修权 (1)
第二战场上的激战	贺晋年 (1)
——忆合江剿匪斗争	
转战北国千里雪	刘转连 (41)
——对三五九旅北满剿匪的回顾	
忆依兰南部剿匪战役	尹文铎 (57)
枪毙谢文东	贺庆积 (86)
佛山枪声	王义春 (91)
萝北城活捉匪首	李连兴 (94)
得胜利是靠群众支援	邢砥柱 (99)
平定牡丹江“五·一五”暴动	张书麟 (105)
留在老爷岭的记忆	汤光昌 (110)
完达山之战	汤光昌 (125)
伏雨冬雪二进饶河	汤光昌 (135)
林海追匪记	王振奎 (147)
绥宁剿匪二三事	周易山 (154)
长途奔袭鹿道村	辛秀亭 (161)
炮轰五凤楼	高孟卿 (169)
嫩江省剿匪纪实	王明贵 (173)

驰骋甘南草原	喬国礼 (187)
在铁力县剿匪建政的日子里	唐光裕 (198)
守护绥佳铁路线	崔奉三 (213)
黑河地区的匪徒覆灭了	张泉山 (221)
保卫金矿	韩云龙 (240)
抗击刘山东 固守爱辉城	景 帆 (249)
战斗在黑嫩公路上	何荣显 (258)
发生在泰安城外的战斗	李文贵 (266)
武装队雨夜擒顽匪	龙 征 (269)
难忘的保护人	陈喜尧 (272)
松江平原摆战场	刘登远 (277)
李兆麟领导我们打胡子	李忠义 (290)
进攻延寿城	彭绍先 (306)
解放大罗密	龙 征 (311)
奇袭匪穴	龙 征 (316)
夺下安图	邱会魁 (321)
抗战胜利后东北政治土匪的概况	关月浩 (327)
后记	(335)

第二戰場上的激戰

——憶合江剿匪斗争

賀 晉 年

一 土匪猖獗 禍患漫合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東北局任命我為合江軍區司令員。時值三伏，陰雨連綿。我們搭乘了一列從哈爾濱開出的貨車，去軍區機關所在地——佳木斯。路上幾次遇到匪情，走走停停，五百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三天三夜。

三晝夜的行程當中，我們依靠在搖搖晃晃滿是瀝青油味的敞車廂板上，任憑雨淋風吹，不時地還要受到機車冒出的濃煙熏呛。潮濕，悶熱，加上“蚊子、牛虻和小咬，一天三班倒”，攪得大家不得休息。不過，這倒使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我所面臨的艱巨任務。

我是不久前奉命帶領一批軍事幹部來東北參戰的。從張家口出發，經承德、隆化、赤峰、白城子到了齊齊哈爾。在那里，我見到了陳雲、李富春和黃克誠等領導同志。爾後，又在哈爾濱，听了東北局幹部會議傳達的黨中央、毛主席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重要指示和東

北局的“七·七”决议。这些领导同志的谈话和会议传达的文件，使我对整个东北的形势和任务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道了当前东北的主要斗争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四个月之前，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占去了四平、长春和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目前，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我双方在松花江两岸对峙。我们能否在绥宁（后改为牡丹江）、合江、松江、嫩江、龙江等北满五省建立起巩固的后方战略基地，这已是关系到我党能否在东北站住脚跟的关键问题；然而，恰恰就在这些省份里，存在着严重的匪患。一股又一股的土匪，其成员绝大部分是伪军警、汉奸、特务或惯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收编了他们。这些土匪人数众多，势力颇大，以深山密林为基地，抢劫群众，杀害干部，骚扰百姓，动荡人心，以此来策应蒋介石的正面进攻。匪患不除，群众担惊受怕，就难以发动起来，根据地也无法巩固。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集兵力，开赴深山，彻底消灭这些顽匪。

这就是我将要去合江地区执行的任务。这任务，不是在正面战场上同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而是在深山密林这第二战场上同成千上万的土匪周旋……

“呜——”汽笛一声长鸣，慢腾腾的列车终于开到了佳木斯。西郊的松花江大桥被日军炸毁后，尚未修复。车站上冷冷清清。我们挑着行李，步行出站，然后乘渡船过江，雇了一辆俄式四轮马车来到了合江军区司令部。

佳木斯市规模并不很大，由于土匪的骚扰破坏，市区充满了临战气氛。各重要机关的大门口都堆着沙包，有荷

枪实弹的哨兵守卫。

当时，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兼合江军区政治委员的是张闻天同志（在合江用的名字是张平之）。他是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过去我虽未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一九三六年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时，闻天同志给我们讲过《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他的理论水平很高，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为人和蔼，平易近人。这次见面后，他详尽地向我介绍了合江地区的情况，并反复强调说：“合江是我们东北的战略后方。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成败关系很重大，一定要改变这里的混乱局面。当前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匪患。”

就当时整个北满来说，合江地区的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破坏活动也最猖獗。在众多的土匪之中尤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外号张黑子）、孙荣久等四大股匪为最，人称“四大旗杆”。每股都有千余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土匪。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他们占领了合江省的不少城镇，控制着水上交通并威胁着相当一部分铁路交通。有的股匪还按照国民党委任的番号制做了旗帜、袖标，准备迎接所谓的“中央接收大员”。这些反动匪首，同各种反动会道门、帮会相勾结，到处以中央军的名义进行反动宣传活动。在他们的欺骗下，不少群众认为蒋介石是“正统”，中央军是“正牌”；对我党、我军缺乏正确的认识。

合江地区的人民，在日伪、土匪的长期压榨和剥削下，生活是极端贫困的。特别是山区，有的一家几口，只有一两身“更生布”衣服；有的人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补丁褌

补丁的破烂裤子；有的一家男女老少盖一条破被；有的人家则一无所有，靠茅草遮体御寒。

我的前任方强同志，为了夺取和控制佳木斯、依兰等城市及铁路、公路交通线，率领部队和当地的土匪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打开了局面。但是主要匪首尚无一落网，匪徒们仍不时地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就是在佳木斯市区以外，晚上也到处有枪响，偶尔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局势仍然是严峻的。

我到合江不久，这个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件。头一个是发生在省会的“八·一五”事件。

那一天，佳木斯市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纪念‘八·一五’一周年大会”，并准备在会后公审日本战犯竹内德亥，岗田信和大汉奸、大特务、伪三江省民生厅长王国栋，伪三江省长路之浚，伪第七军管区司令官吕衡等七人。开始会场秩序很好，但当控诉汉奸王国栋的罪行时，突然有人向主席台前开枪。一名警卫员当即负了重伤。为防止敌人劫持法场，执法人员立即将七名罪犯击毙。这时，反动分子乘机向人群射击，我警卫人员立即鸣枪示威，会场顿时大乱，人群惊恐地向出口处挤去，有些人在混乱中被踩死、踩伤。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凤翔暴乱。十月，盘踞在凤翔地区的匪首刘山东，带领股匪五百余人集结在城外的山沟里，扬言要摧毁我凤翔人民政权，攻占凤翔县城。

刘山东本名刘光才，原籍山东，曾在马占山部下当过连长。马占山是国民党苏炳文师的旅长。日本侵占我东北时，他们曾坚持抵抗。苏炳文、马占山在嫩江组织了有名的江桥战役，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重创了日军。江桥战役

失败后，刘山东带了一百多人流窜到乌云、佛山、乌拉嘎、同江一带，他打出的旗号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实际上是一伙抢、掠、占、奸的土匪帮。后来，刘山东又接受了伪满当局的招抚，当上了伪军上校团长。日本投降后，他便趁乱收集武器，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五百多人，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先遣军混成第六旅旅长。在刘山东股匪内部，主要靠青红帮、家理教来控制，组织较严密，装备也比较好。

当时，我鹤岗独立团的两个骑兵连驻在凤翔城里，加上县政府警卫人员一共约有二百人的武装。但由于缺乏经验，放松了警戒，猝不及防地被刘山东攻进了县城。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骑兵连大部分被打散了，其他部队伤亡也很严重，剩下四十多人退到县政府的院子里，坚守待援。但由于增援部队——鹤岗独立团团长判断错误，他们在途中击退了小股土匪后，就撤回鹤岗。由于援兵没有及时进至凤翔，城里部队终因寡不敌众，除伤亡者外，剩下二十几个同志均被敌人俘虏。

张闻天同志接到“凤翔事件”的报告后，立即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到鹤岗，分两路进行援救。一路直奔刘山东从凤翔退往山里的必经之路——明山；另一路从梧桐村渡过杜鲁河向凤翔进逼。刘山东得知我救援部队赶到，才丢下我大部被俘人员，只带着胡惠良（鹤岗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叶道生（排长）和向彦田三个同志向乌拉嘎方向逃跑。途中胡惠良、向彦田同志被杀害，叶道生同志未被击中，后来得以侥幸归队。这次事件，我鹤岗独立团损失两个连，县政府被敌人破坏，县长邵万财在战斗中牺牲。

接着，十月十日又发生了杨清海通匪叛变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杨清海是个兵痞，后来向日伪投降，当上了伪军班长。一九四〇年九月，因与上司不合，又加上我抗联“抗日救国”口号的宣传鼓动，便组织了一部分伪军哗变。哗变后被我抗联第七军收编。同年十一月，随部队穿越边界退入苏联境内。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杨清海随队来到依兰，担任依兰苏军城防司令部副司令，佩中尉军衔。我党到依兰开辟工作后，他先后担任过三江人民自治军依兰总队长、第十九团团团长。后十九团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第五支队，杨清海又担任支队副司令。

杨清海一贯名利思想严重，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认为让他当副司令，是削了他的实权，对组织耿耿于怀，极端不满。这样，他就成了国民党特务伺机策反的主要目标。敌特通过杨清海的汽车队长栾凤文和杨清海的姘妇辛爱玉的关系，使杨清海和土匪头子李华堂挂上了勾，并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合江挺进军司令”、“合江城防司令”。

组织上对杨清海腐化堕落的错误曾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教育，对他的通匪活动也有所察觉，只是当时尚未掌握具体的证据。经与省委书记张闻天同志商量，决定把杨清海从依兰调到佳木斯，让他参加军区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以便在学习期间查清他的问题。杨清海本来心里有鬼，到佳木斯后更是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他几次借故向我请假均未获准，最后，竟偷着溜回依兰。

杨清海偷回依兰后，十万火急地进行了叛变准备。他派栾凤文和李华堂联系，让李匪部到县城接应。在杨叛变的前几天，李华堂用“调虎离山”计先派土匪在依兰附近

袭扰了我两个电子的土改工作队，诱使依兰独立团的两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先后调出。这样，依兰城内便空虚了，所剩兵力不过百余人。

杨清海叛变的当晚，强行拉走依兰独立团六连的七十多人，并和李华堂派来的匪徒配合，攻打法院、城防司令部、县委、公安局和监狱等单位，但都遭到了坚决的抵抗。时过午夜，叛军和土匪觉得无便宜可占，又怕我援兵很快到达，不敢久留，在抢劫了大量财物，焚烧了军需仓库之后，迅即逃离了依兰县城。

在这次叛乱中，依兰独立团二营营长王子俊、六连连长王平和排长张建国等同志惨遭匪徒杀害。

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上旬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严重事件，对那些在剿匪斗争中有松劲麻痹思想的同志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剂，同时，也更加促使我们下决心整顿好内部，彻底消灭土匪，否则我们的根据地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二 风雪山林 挥师荡穷寇

杨清海从佳木斯学习班逃走后，我们就预感到依兰要出问题，便命令军区骑兵大队先赶到依兰城东约八九十里的太平镇待命。我乘火车赶到勃利三五九旅旅部，与旅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副旅长谭友林和贺庆积等同志商量借兵剿匪（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同时，还提出请谭友林副旅长同去。刘、晏两位同志都立即答应了。我乘车返回佳木斯的途中，就接到了依兰的告急信。十月十四日，立即从太平镇带领军区骑兵大队直奔依兰，同县委和独立团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敌情。据侦察，李华堂、杨清海

由依兰撤退后，仍盘踞在依兰城西的达连河、八号一带，妄图伺机再次进犯。我们决定立即跟踪追击。命令部队加速进行战前准备，除了武器，还要带上干粮、咸菜、靰鞡草。地方政府发动群众给部队烙玉米饼子，一斤一个。每人至少带一周的干粮和咸菜，没有咸菜就带食盐。靰鞡草是东北的三宝之一，确实名不虚传。战士们把靰鞡草捶软，絮在靰鞡鞋里，既松软又暖和。行军一天，脚出了汗，晚上把草拿出来晾干，再絮进去，穿起来照样松软舒适，这是冬天预防冻脚的好装备。

部队准备就绪后立即出发。我请依兰县委的同志转告谭友林同志，在他率领的三五九旅骑兵团和步兵八团上来后，请他们尽快地追赶我们。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带领骑兵大队和依兰独立团一营从依兰镇出发，西渡牡丹江。经一夜行军，拂晓赶到达连河，但扑了空。敌人已窜到大一期、小一期一带。我们追到大、小一期，敌人又逃跑了。从侦察得知，敌人钻进了黑瞎子窝沟，向西南方向窜去。

我们仔细地分析了敌人的企图，李华堂活动的区域主要在牡丹江以东的莲花泡子、刁翎、太平庄和北到依兰镇、达连河一带。他们是不会远离巢穴的。这些土匪都是地头蛇，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就很难支撑。牡丹江西是大片的山地。由黑瞎子窝沟向西是老爷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在那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去了很难出来。我们看透了李华堂这个狡猾的匪首不会冒这个险。他是企图钻进黑瞎子窝沟向西兜个圈子，把我军引进深山老林，来个金蝉脱壳，尔后再窜回老巢。我决定将计就计，把依兰独立团留下，令其进入黑瞎子窝沟；这样，

一方面清剿黑瞎子窖沟的土匪，另一方面又可堵死李华堂匪部回窜的通路。我带领骑兵大队沿牡丹江西岸溯江南进，经岔里巴、五道河子到达四道河子。在那里，果然发现了匪情，马上展开战斗，一个冲击就把敌人消灭了。除活捉了几个外，其余二三十个土匪大部分被击毙。经审问才知道是杜芳庭匪部。杜芳庭本人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原来是打了一窝小萝卜头。我们决计不在此地恋战，便集合部队继续行进。

下午到了三道通。这是牡丹江上一个比较大的镇子，横跨两岸，所以又分西三道通和东三道通。镇上有些小的店铺和商号，比较繁华。平时江两岸都有渡船，摆渡过往行人。我们到西三道通后，江边一片沉寂，一条渡船都没有。老乡说，船都叫土匪破坏了。我们便找了两个老乡带路到江边勘察，看看哪里水流平稳，可以徒涉。时令虽然是十月，但在严寒的合江地区，江水已经结了冰穗子（即小块的浮冰），当地叫凌汛期，水寒刺骨。我们决定在一个“湍”的上游徒涉过江（所谓湍就是横亘两岸之间的石坎，水流到此，位差突变，状似小瀑布）。这里江心水最深处约有两三米，水流比较平稳。但在湍上徒涉，方向必需对正，稍一偏离，就会被水冲到湍下。我们在江两岸插上标杆，标明路线，部队开始过江。等到几百匹战马和战士们都过了江，天已经快黑了。群运干事和老乡们联系后，弄来一些木柴生起了火，让战士们烤烤衣服。准备稍事休息之后，再继续沿江南进。突然，正南子尔砬子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我知道那里有牡丹江军区派出的剿匪部队十四团董团长带的一个营，估计是他们和土匪接上了火，我们加快了前进的速度，部队沿着山脚下的土路疾驰。